

武城曾氏重修族譜

遺事以前人之芳規作后来之金鑑也昔兵部侍郎东轩先生嘗言勵
子孙之所行舉祖宗之勞躅而勗之其教人深勝他書之所說者多矣
我宗聖公行詣炳天壤凡宇宙間無論讀書與否皆知景行則為孫子
者又當何如加勉也茲遵旧譜摘錄遺事虽生平懿行未必止此然舉
一例余吾愿一族之中讀其書而想其人書日率乃祖攸行朝夕鑑而
循之則於吾家之教庶无玷焉尔集遺事

宗聖事孔子十有余年矣每日晨覺眷然念二亲皆衰養不能備於是
援琴鼓之日歔歔歸耕兮安所耕歷山兮盤桓孔子七十二岁語宗聖

著孝经著作既成乃齋戒同北斗告備有赤虹自天而下化为黄玉刻
文孔子作孝经使七十二子同北辰罄折宗圣抱河洛书北同孔子簪
缥笔衣缝单衣同北辰而拜宗圣耕於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
归思其父母而作梁山歌宗圣梦一狸不见其首莫知所兆作残形操
歌曰有兽维狸兮我梦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首不之吉凶何为兮觉而
坐思巫咸上天兮职者其谁宗圣从孔子在楚心动归问母母曰思尔
啮指孔子闻之曰某之至诚精感万里宗圣薪于野客至其家母留客
而冀其归即以手搯左臂宗圣左臂立痛驰归而问母曰臂何恙乎曰
客来欲去吾搯臂以呼尔耳宗圣芸瓜误斩根其及怒杖擊仆地有顷

而蘇欣然而进曰乡也得罪大人大人用力而教得无疾乎退鼓琴而歌欲及听其歌而知其体康也宗圣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时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宗圣重其身而轻其禄齐常欲聘宗圣为卿而就曰吾及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不忍远亲而为人役宗圣敝衣而耕於鲁鲁君闻之而致邑焉固辞不受曰吾闻受人者尝畏人与入者尝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吾能勿畏乎孔子闻之曰某之言足以全其节也宗圣居卫缊袍无裘颜色肿吟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每日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诸侯不得友宗圣布衣缁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这羹未尝饱义不合则辞上卿鲁人攻鄫宗圣辞曰请出寇罷復来姑母使狗豕人吾舍鄫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无不闻今鲁人攻我而先生去之我胡守先生之舍鲁人果攻鄫数其罪十而宗圣之所诤者九鲁师罷鄫君復修宗圣之舍而迎之孔子鼓琴宗圣与了贡侧门而听由终宗圣曰嗟乎夫子之声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趋利不仁之甚也子贡以为然不对而入夫子望见子贡有谦过之色释瑟待之子贡以宗圣之言告子曰嗟乎夫某天下贤人也其习知音矣乡者吾鼓瑟有鼠出游狸见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曲脊求而不得是以瑟淫其音某以为

貪兒狼邪僻不亦宜乎

宗圣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其妻以梨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山也宗圣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之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娶子元请焉宗圣曰高宗以后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乎

宗圣妻之市其子随之而其母曰女还原为女殺彘適市来宗圣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为婴儿戲耳宗圣曰婴儿非与戲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女欺之是教子欺也夫欺子而不使其信乎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宗圣见孔子未尝不问安亲之道也

宗圣往郑至胜母里挽车不入盖忌恶名之伤实也

吴起事宗圣居顷之其母死起不归宗圣薄之而与起绝

宗圣每读襄礼泣下沾襟

宗圣耘瓜三足鸟集其冠

宗圣倚山而歌羣鸟下翔